

赵瑟初停凤凰柱
蜀琴欲奏鸳鸯弦
日色已尽花含烟
月明欲素愁不眠

大燕王妃

澹台镜 著

三百万 点击 十万

势推荐

季度PK榜当之无愧的**古言冠军**！

阴差阳错穿越古代，身陷暗流涌动的北王府，一场策划十年之久的阴谋就此展开……

说小说家【**澹台镜**】倾情奉献，**绝美**古装大戏，不容错过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大燕王妃

澹台镜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蚩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燕王妃 / 澹台镜著.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52-1234-1

I. ①大… II. ①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4583号

全案策划 上海蚩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qiandingping.com 021-57791097

frankqianstudio@126.com

策 划 人 谭诗昊

责任编辑 金瑜婷 余睿菲

封面设计 王若瑶

版式设计 王若瑶 颜 英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大燕王妃

著 者 澹台镜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shp.cn

锦绣书园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700×1000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234-1/J.804

定 价 2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97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录

第一章	穿越		1
第二章	入宫		14
第三章	责罚		28
第四章	闹鬼		41
第五章	阴谋		55
第六章	追杀		69
第七章	潜入		82
第八章	中毒		96
第九章	背叛		110
第十章	夜袭		124
第十一章	诈死		139
第十二章	幽会		153
第十三章	失忆		166
第十四章	歌姬		181
第十五章	毒瘾		194
第十六章	计划		208
第十七章	迷惑		221
第十八章	弑君		235
第十九章	宫变		248
第二十章	大结局		261

第一章 穿越

日色已尽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

听到轻轻吟诵声，穆雪慢慢睁开了眼睛，只是房间里的色调有些耀眼，到处都是红色，再细看，桌上鉴柱镜架，地下插着棒儿香，西墙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的《烟雨图》，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官窑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的大佛手。

旁边的男人长得圆脸深目，面部饱含威武神情，腰间束带，就连挂在腰间的翡翠儿都应不凡之物。穆雪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传来的疼痛让她确定这不是在做梦。

她想起来了，自己的职业是模特，受邀到美国去参加国际性的一个“世界文艺展览”，可是在高空却遇上了强气流，紧接着飞机向万里之外的地面迅速俯冲而去！飞机失事了，而她最后的记忆便是人们的尖叫声。

现在，自己却好端端地坐在这陌生之地，看屋里的陈设和那个男人的打扮，这应该是在古代。穆雪脑袋发懵：难道自己穿越了！

这时，有个娇滴滴的声音从床上传了过来：“王爷……”这才发现床上斜靠着一个女人，红衣罩体，修长的玉颈下，一片酥胸如凝脂白玉，半遮半掩，素腰一束竟不盈一握，一双颀长水润匀称的秀腿裸露着。

穆雪愕然，低头才注意到自己的装扮，一袭红衣垂坠在地，衣着上娟秀的凤凰栩栩如生，上身是紫霞外护衣，腰间系着玉翠儿，细看之下，竟然是只卧睡的玉兔，衣服装饰透着华贵和雍容。再看旁边的男人，他也是红衣裹身，穆雪愈加糊涂，眨巴着眼睛看着眼前的陌生男人。

那个男人似乎已被激怒，脸上变了颜色：“闵雪晴！我要让你的洞房花烛变成全府的笑柄，方解我心头之恨！”

她现在的名字叫“闵雪晴”，竟然和原来的名字有一字相同。她低头思量，心乱如麻。

“更衣！”男人余怒未消。

话音落地，从旁边的侧门走进来两个丫鬟，一个身着粉红色衣服，上身穿着斜襟小上衣，长得娇小玲珑，倒也有几分精神；另外一个身着淡紫色上衣，细眉杏眼，倒三角脸，脸上竟然有得意之色。

穿粉上衣的丫鬟向闵雪晴投来一个堪忧的目光，眼睛里似乎有种怜惜。

大燕王妃

“四王爷，奴婢给您更衣！”她们两个拜了万福，一齐走向前去。

“王爷……”床上娇滴滴的声音又传过来，四王爷看了闵雪晴一眼，快步走了过去。

女人半靠在四王爷的胸前，而那双眼睛却看向了闵雪晴，眼睛里有一丝不屑，一丝挑衅，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闵雪晴糊涂了，她和这个女人有什么过节？

男人的衣服已经被女人褪下，身体的结构的确不错，胸前的肌肉还有那宽阔的后背，都使人有一种安全感，Perfect！闵雪晴忍不住在内心赞叹。

四王爷的眼睛正好看了过来，他的眼中多了几分不解和迷惑：她似乎是在欣赏，眼中竟然没有丝毫的羞怯和痛苦……梁国公主遭受这样的待遇，四王爷本以为她会跑出婚房，这样便可以有理由责罚她，让她受点折磨。

而现在她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四王爷顿时有些烦躁，他推开那个女人，声音粗暴：“你出去吧！”

女人极不情愿：“王爷……”声音透着娇嗔。

“让你走，没听见吗？”男人的语气已经是寒冰如雪。

“紫儿，更衣！”床上的女人气鼓鼓站起来，穿紫色衣服的丫鬟手脚麻利地给那个女人穿好衣服，然后怯怯地问了一句：“主子，我们回去吗？”

这一句似乎惹恼了她，她呵斥道：“多嘴！”转过身又看了王爷一眼：“王爷，臣妾走了。”

四王爷没有回头，那女人又执拗地说道：“王爷，臣妾真的要走了。”这回可能真的激怒了他，他喝道：“滚，马上滚！”声震屋瓦，女人愣了一下，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恶毒地看了闵雪晴一眼，一转身出去了。

四王爷气急败坏地把衣服拿过来，三两下就套在了身上，之后一把拉起闵雪晴的手，几乎是半拖着把她拉到床边，然后用力向床上推去，随即他的身体也靠了过来。

穆雪穿越之前曾练过跆拳道，已经是业余黑带了，一个男人突然毫无征兆地袭身过来，她条件反射般将拳头挥了过去！

四王爷没想到闵雪晴会反抗，并且如此迅速，他惊得一个翻身侧在一旁！闵雪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稍微迟疑的功夫，手腕便已经被那四王爷扣在手中。

四王爷眼中雾气浓重，他手上加了几分力道，闵雪晴这才后悔刚才那一拳没有考虑周全，但为时已晚。想到这里她再也不反抗，身体软下来，并努力挤出几滴眼泪。

四王爷愣住了，不由自主地松了手。旋即，他又想起下落不明的萧妃，心里顿时一阵难受。

闵雪晴知道逃过一劫，忽然倦意袭来，感觉自己的眼皮直打架，也许已经很久没睡觉了，慢慢地，她的眼睛轻轻闭上了。



四王爷向床上看去，红色中包围着一个娇小的身躯，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她竟然脸朝下贴着床睡着了！四王爷的肺都气炸了，他来回在床边踱着步子，可惜闵雪晴无丝毫反应，好像几天几夜没睡过觉一般。

红烛已经燃尽，月光正好洒在红色的新床上，四王爷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眼睛也慢慢合上了……

“王妃，王妃……”睁开眼便看到了昨晚那个很秀气的丫鬟。闵雪晴纳闷地盯着她，半晌没说话，丫鬟笑道：“公主，灵儿该伺候您起床了。”

哦，原来她叫灵儿，闵雪晴笑笑：“哦，竟然睡了如此之久。”话音落地，闵雪晴愣住了，她说话的腔调也变了。

灵儿朝她做个鬼脸：“四王爷今早刚走，未时要到大王爷那里去见礼，所以耽误不得。”灵儿又絮絮叨叨说了很多，闵雪晴仔细听着，从片言只语中只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闵南王，自己是个什么公主……而从那四王爷对自己的恶声恶气看来，肯定当中还有什么隐情。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问清楚当前的状况，还有那个四王爷为何这么恨自己。

“灵儿。”

灵儿穿衣的手停了下来：“奴婢在。”

闵雪晴狡黠一笑：“灵儿，我父闵南王和四王爷之间的渊源，你知道几分哪？”

没想到灵儿突然跪了下来，她惊恐地说道：“奴婢不是嚼舌根的人，王妃您一定要明鉴啊！”

闵雪晴有些意外，但这戏还得继续演，她故意沉起脸：“灵儿，你知道多少？给我说说！”

灵儿已经吓得头点地了，她哆哆嗦嗦地回道：“府中早已经被告诫，如果谁敢再议论此事，乱棍打死，奴婢不敢！”

灵儿身体还在瑟瑟发抖，闵雪晴心里有些不忍，慌忙牵住她的手：“别怕，我不怪你，只要实话实说即可。”

从灵儿断断续续的描述中，闵雪晴知道了大致情况：原来她所在的国家是燕国，自己嫁的便是大燕国的四王爷。燕国皇帝共有四子，老大叫燕成天，依次下去是燕成地、燕成仁（人）、燕成和，取“天地人和”之意。

自己是邻国梁国的郡主，其父乃是闵南王，自己在七岁的时候便入宫做了梁国皇帝的女儿，并尊为公主，自小一直在宫中长大。

原来，四王爷有个最宠爱的侧妃叫萧婉卿。一年之前，萧妃说要出王府去散散心，顺便到玉顶山上去烧香为王爷祈福，不过却莫名失踪了。这时从梁国传来消息，萧妃在闵南王的府中。

之后四王爷派出去的下人并没有接到萧妃，而闵南王那边却坚持说萧妃

大燕王妃

已经交到护卫手中。到底是谁接走了萧妃？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谜。两国一直和平相处，为了息事宁人，梁国皇帝便让闵雪晴来和亲，以安抚此事。

闵雪晴盯着灵儿：“父亲派出来的人怎地就不问清楚，平白无故把人给了他们？”

灵儿摇摇头：“由于这件事情没有办好，王铁根已经被驱逐出王府了。”

闵雪晴一愣：“王铁根是谁？”

“王妃您一直在宫中生活，对家里的情况不甚了解，王铁根是闵南王的贴身护卫，对王爷一直忠心耿耿，可惜了。”

“当时王铁根把萧妃交给来人的时候没有验明身份吗？”

“据王铁根描述，他当时交人的时候，那个人出示了王府里的令牌，并让萧妃确认，她点头称是，所以才确信来人不假。”灵儿叹口气：“燕国四王爷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生气，后来想领兵去闵南王府讨要说法，队伍在玉顶山脚下的时候被皇帝派来的御林军拦住。燕国皇帝对此事非常生气，怪他堂堂七尺男儿竟然为了一个女人不顾大局，本来打算立他为太子的，此事也暂时搁浅……”

灵儿又及时提醒道：“王妃，未时已经到了，该到大王爷那里去行礼了。”

院子里奇花异草，满园的香气迎面扑来，两侧各有四间厢房，雕花的窗棂，青色的瓦砾，雕梁画柱，古典中透着大气和尊贵。

这时，灵儿欲言又止：“这庭院里本来有四个丫鬟，可都被嬷嬷支配到宁妃那里去伺候了……”

闵雪晴一愣：“哦，无妨，有你就够了。”

“公主，可是护送我们来燕国的护卫队也回去了，以后这里就剩下我们俩，公主……”灵儿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伤感。

闵雪晴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个宁妃是谁啊？”

“宁妃昨晚您是见过的，就是，就是……”闵雪晴明白了，原来她就是宁妃。

灵儿催促道：“王妃，我们快走罢，别误了时辰。”

走到门口，灵儿焦急起来：“早上还有轿夫在此等候的，怎么现在没了？”

闵雪晴倒是不以为然，笑道：“不必惊慌，我们走过去便是。”

灵儿看闵雪晴的样子有些反常，不解地看了她一眼。出了院子豁然开朗，前方不远处便是一个很大的荷花池，旁边的桥身雕梁画柱，巧夺天工。

大约一刻钟之后，闵雪晴和灵儿走到大门口，出了院门，闵雪晴看到了门庭上挂着一块匾，上边刻着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北王府。

怪不得到大王爷那里去需要坐轿，的确是有些距离，灵儿此时已经走得气喘吁吁了。

东王府到了，守卫之人穿着短衣襟小打扮，头发盘起，干净利落。他刚要开口询问，灵儿却先喊到：“去通告你们家大王爷，四王妃过来见礼了！”

那个人有些诧异，他看了看灵儿的满脸汗水，又仔细打量了身着红色喜



服气定神闲的闵雪晴，只是心下纳闷：王妃一般都是前呼后拥好几个丫鬟服侍，这位身边只有一位，还是步行而来，真是奇怪！

约盏茶功夫，那人从院里返回，这才招呼她们俩进府。灵儿搀着闵雪晴一同进了东王府。走过庭廊，便看到了一个豪华气派的大厅，里边的正座上端坐一人，大约有四十岁，满脸的络腮胡须，身体宽大魁梧，不过这人长得和四王爷一点都不像。

进得屋子，闵雪晴发现侧位子上也坐着一个人，穿着透着贵气和奢华，发髻上珠花闪耀，这个人应该就是大王爷的王妃了。

闵雪晴忙道：“晴儿给大王爷、王妃请安！”

大王妃站起来，并握住了她的手：“果然是名不虚传，梁国的公主长得果真是貌若桃花，看得喜人那。”闵雪晴抬起头来，看到了大王妃眼中的笑意。

大王爷沉声问道：“嗯，免礼罢，四王爷去哪里了？”

闵雪晴朱唇轻启：“四王爷公务繁忙，先让晴儿过来请安，他随后便来。”

大王爷摇摇头：“不妥，新婚夫妻本应同来才是，你刚进府中，有些事情还需要交代才好，回去告诉老四，以后不许如此。”闵雪晴点头称是。

大王爷又缓缓说道：“我和老四虽不是嫡亲，却也是兄弟情深，前段时间因为萧妃之事，闹得惊动了皇上，此事老四欠考虑啊！梁国让公主来和亲，也说明了闵南王之诚意，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尽了礼数才是，这才能彰显我们燕国的气度和风范，不可小家子气，更不可意气用事啊！”

王府中果然藏不住事情，也许昨晚的事大王爷早已知晓，他虽没有明说，却是点到为止，各自心中有数。

闵雪晴已看出大王爷的忠厚和豁达。大王妃也是慈善之人，她一直拉着闵雪晴的手不放，欢喜得不得了。后来闵雪晴才知道，自己竟然和大王妃的女儿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怪不得王妃如此欢喜。她的女儿也如当年的闵雪晴一样，寄养在宫中，平日难得一见，所以见到闵雪晴竟似见到女儿一般，舍不得放手。

见过礼，在大王妃恋恋不舍的目光中，闵雪晴和灵儿走出王府。当看到闵雪晴是步行而来，大王妃立时嗔道：“这个老四怎地如此，竟然让公主自己走过来的！”

转了头喊到：“丁喜！”

“王妃？”

“安排轿子送四王妃回府！”

“是！”

旋即，王妃眼中满是怜惜：“自小便在宫中长大，虽然贵为公主，却也是寄人篱下。刚回到家中没几日，便又来到异国和亲，如果烦闷了，便到这里来罢。”

闵雪晴心中又是一动：“晴儿知道了，谢谢王嫂惦记，晴儿有空便来看

大燕王妃

您。”闵雪晴上了轿子原路返回，刚到府中却听到了嘈杂的声音。轿子停下，闵雪晴伸出一只手由灵儿搀扶着走了下来。

下人们不由自主地闪在两旁，闵雪晴这才看到中间坐着一个哭泣的丫鬟，令人惊诧的是，她左脸颊竟然肿得如馒头般大，一看便知被人重重打了耳光。旁边站着的宁妃，则有些挑衅地看着闵雪晴。

灵儿在旁边悄声说道：“公主，这本是伺候您的丫鬟，今儿早上才被王爷支走的。”

闵雪晴轻轻走到宁妃身旁：“你为何打她？”

宁妃冷笑一声：“这个丫鬟不懂规矩，刚才我说要喝水，她却给我端来滚烫的热水；我说身体热，她便使劲给我扇风，唯恐我不得风寒，所以我不得不惩戒于她！”

果然是鸡蛋里挑骨头，这是杀鸡给猴看呢！闵雪晴面无表情地又问了一句：“这是谁的丫鬟？”

宁妃愣住了，说是自己的吧，可这是王爷临时安排过来的，应该算闵雪晴的丫鬟；说不是她的吧，可别人的丫鬟应该交与主人处理，她本没有权力来责难。

愣了片刻，她笑道：“这丫鬟是王爷早上安排过来伺候我的，只要在这一天，我就有权管教她，否则跟着没礼数的主子在一起，不一定生出什么乱子来。”

旁边的下人们都在旁边站着，大气不敢出，这是新来的王妃与宠妃之间的第一次过招，谁能占上风还说不清楚呢。

闵雪晴冷冷地看了宁妃一眼：“哼，强词夺理，大胆！”

这一句话突然提高了八度，大家都吓了一大跳。闵雪晴先用声音慑人，然后又厉声道：“你真是放肆！本宫的人岂是你能随意处置的，那可是皇后娘娘钦选的，这就相当于你在处置皇后娘娘的人，你还要不要命了？”

闵雪晴早上从灵儿口中得知，被王爷支走的四个丫鬟是皇后娘娘从宫里送来的，其深意就不得而知了。

宁妃一愣，闵雪晴吩咐旁边的灵儿道：“把那个丫鬟扶起来罢。”这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回王妃，我叫小玉。”

“先跟我回去吧。”

小玉刚想走，宁妃拦住了去路，她冷哼一声：“如果你敢跟她回去，明天我就奏明皇后娘娘，将你卖到窑子里去。”

小玉一脸惊恐。闵雪晴不为所动，拉起小玉的手儿就向前走，宁妃气急，毫无征兆地就伸出手打向她的脸颊。闵雪晴稍一歪头闪过，心中气急，亦反手回敬她一巴掌。

宁妃挨了一巴掌，顿时恼羞成怒，可闵雪晴却顾自离去。宁妃在后边气得顿足喊道：“紫儿，你去告诉王爷，就说我快要死了！”回到自己的住处，



宁红柳坐在铜镜面前看到微红的脸颊，顿时恨得咬牙切齿。

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知道王爷来了，宁妃顿时哭将起来：“王爷，您要给臣妾做主哇！”

宁红柳添油加醋地说词一番，王爷青筋暴露，紧闭双唇，半天没言语，片刻之后突然怒气冲冲出了宅子。他耳边萦绕着宁妃的话语：“王爷，她是打给您看呢，打我其实就是在打您的脸那！”

闵雪晴和小玉、灵儿回到了“静雪阁”。据说这是皇上钦赐的名字，寓意为：凡事要静，静以制动，静则安，安则定，这才是中心所在。第一个字是皇上送给四王爷的，第二个字取闵雪晴中间一字，更深层的意思是想两国永修同好，从此不再有战乱，从这里可看出燕国皇上的胸襟和气魄。

闵雪晴让大王妃的轿夫们回去，并让灵儿赏了他们银两。回到屋中，闵雪晴吩咐灵儿：“取一盆冷水，用冷毛巾在小玉的脸上冷敷。待得一天过后，再煮个鸡蛋，趁还没有冷却的时候，在她的脸颊上滚动，应该很快就可以消除红肿。”以前练跆拳道的时候闵雪晴接触过这类急救措施，可惜古代没有冰块，如果在24小时之内用冰块冷敷，效果会更好。

灵儿刚走，房门轰然打开。四王爷那俊美的脸都变了形，“你好大的胆子。”他脸色一沉。

闵雪晴早就料到宁红柳会恶人先告状，所以她并不惊慌，站在旁边的小玉却扑通跪下去：“王爷，都是奴婢的错，您就惩戒我吧！”

四王爷不为所动，他一步步走到闵雪晴的面前，瞬间抓住了她的手腕：“你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王爷！”

灵儿正好端了盆子进来，看到此情，吓得盆子掉落在地上，随着“哐当”的清脆响声，闵雪晴却抿嘴一乐。

四王爷一下愣住了：“你，你笑什么？”

闵雪晴嘴角一撇：“我笑王爷被人利用了却浑然不觉啊。”

四王爷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闵雪晴撇撇嘴：“自然是你的爱妾啊，她利用了你的宠爱，利用了你的脾气，当然还利用了你的眼睛。”

闵雪晴收起笑容：“灵儿，你把今天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一遍。”灵儿机灵乖巧，立即明白了王妃的意思，由她的口中说出自然比王妃本人说的更可信。于是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四王爷还是半信半疑，他看着闵雪晴：“这丫鬟是跟着你过来的，她自然会为你说话，你们也许早就串通好了。”

这时小玉在旁边插了嘴：“王爷，是真的，灵儿说的句句是真，绝无虚言！”

闵雪晴看了四王爷一眼：“宁妃肯定在您面前大放厥词，说我如何欺负她，如何打了她，甚至还说小玉脸上的伤也是我打的，对不对？”说得一点没错，四王爷一下子愣在那里。

宁妃有自己的盘算，如果说小玉是自己打的，那就是她有错在先。思量

大燕王妃

再三，干脆尿盆子全扣在闵雪晴头上，就说闵雪晴看到小玉来伺候自己心中不快，于是在荷花池先打了小玉，她欲要上前阻止，闵雪晴不分青红皂白又打了自己……借此机会让王爷去惩治她。

不过，百密一疏，闵雪晴早想好了对策：“王爷，请看看臣妾的手！”

燕成和一愣，不由自主地看了过去，只看到纤纤玉指，仿若凝脂，洁白的手臂似非凡间之物。

闵雪晴突然用另外一只手托起小玉的脸颊：“王爷看再仔细看看小玉的脸颊。”

见王爷不言语，闵雪晴继续说道：“我的手上没有戴任何饰物，而小玉的脸颊上却有多道伤痕，这明显是被刮伤的，试问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我猜得没错，宁妃的手上应该是戴有戒指等物吧，所以在打小玉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划痕。”

难道是宁妃说了假话，错怪于她了？也许真像灵儿所述，是宁妃无缘无故打下人，闵雪晴前去制止，宁妃却恼羞成怒……

事情和宁妃所述正好相反，燕成和感到一丝不自在，尤其看到闵雪晴的神情，不卑不亢，根本不似别的妃妾对自己那样百般阿谀和殷勤，让他竟有些失落。

王爷坐在凳子上不言语，闵雪晴的眼睛落在一片帐幔之后，原来后边放着一架古筝。她缓缓向前几步，一望便知是架难得的珍品，是用上好的紫檀木所制。闵雪晴坐下来，轻轻抚弄着琴的镶板，手指轻轻放在琴弦之上，《秦桑曲》那哀伤、幽怨、相思的情绪立即扩散开来。

隔着帐幔看到闵雪晴的身影，娇小的曲线透着美妙和虚幻，燕成和不由地站起来，慢慢走到近前。

闵雪晴轻轻吟唱出刚才弹奏的诗词：“燕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燕成和心里叹出一个妙字！未曾想梁国公主还有如此文采！这首诗合辙押韵，即使自己也甘拜下风。殊不知大燕国是在唐朝之前，李白大诗人燕成和自然是无从知晓。

沉默良久，不知不觉夜色深沉，天色慢慢暗下来，闵雪晴站起来：“王爷，该安寝了。”燕成和有些错觉，眼前这名女子的沉着和冷静，倒是让自己刮目相看，有种拳头打在棉花上，有劲也使不出的感觉。

他本想拂袖而去，却又想起父王的一番话：“和儿，幽兰公主现在已经是你的王妃，她来和亲代表着梁国之诚意，你一定要善待于她，朕不允许再出任何岔子。”父王又轻叹口气：“现在西边的蜀国国力在逐步增强，据说正试图拉拢梁国来共同对付我们，所以，做事情不可莽撞，要三思而行啊，切记切记。”

再说现在是新婚第二日，娶的又是王妃，按例必须要在婚房呆满三日才可。



燕成和思量再三，重坐回椅子上。

夜已深，此时闵雪晴侧卧着躺在床上，已经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今晚不能再在椅子上干坐一宿了，稍一迟疑，燕成和赌气般躺在了床的外侧……

清晨，闵雪晴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却发现身旁躺着燕成和。这一下吃惊不小，她慌忙低头看向自己，衣服完好无损，说明昨晚并没有发生什么。

闵雪晴低下头，看到燕成和闭着眼睛。他的睫毛好长，浓浓密密的，再配上经典的脸型，面目温和，安静得像个孩子。

感觉到异样，燕成和突然睁开眼睛，看到一张精巧、细致的脸庞，他慌忙坐起来。闵雪晴没防备身体倒向了一旁，心里撇撇嘴：真是没绅士风范，粗鲁！还什么王爷，我看比一般男人都不如，不懂礼貌的家伙！

不过这是在古代，闵雪晴不敢放肆，她依然柔声说道：“王爷早安。”

四王爷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没再言语。

闵雪晴继续说道：“今个上午要到二王爷府中见礼，不知四王爷可陪臣妾同去？”

燕成和还是没吱声，闵雪晴讨个没趣，于是她顾自起来，并穿好鞋子。

燕成和愕然，她竟然不服侍自己起床，还把我这个王爷放在眼中吗？在梁国她是公主，在这里，她可是我的妻子！

只是，穆雪不知道这些规矩，她只继承了古人的基本礼节和说话方面等习惯，至于新婚之后如何对待夫君，原来的闵雪晴没有经历过，穿越之后的穆雪自然无从知晓。

“容嬷嬷！”燕成和沉声喊道。

瞬间，房间里一下涌进来好几个人。除了灵儿和小玉，另外一人大约五十多岁，穿着墨色服饰，略微低头，声音铿锵有力：“四王爷，您唤老奴？”

燕成和点头：“王妃在礼节方面不甚明白，还需要你好好调教才是。”

容嬷嬷在这王府中呆了近三十年，从她手上调教了不知有多少个妃子，所以大家都对她的比较敬畏。

燕成和则看看闵雪晴，袖子一甩出了房间。

灵儿走过来怯生生问道：“容嬷嬷，王妃今早还未进食，是否先用膳？”

容嬷嬷脸色一沉：“礼节礼仪可是大事，不可乱了章程，是用膳重要还是规矩重要？”

言罢，容嬷嬷先讲了王府的规矩，接下来又要闵雪晴在她面前练习走路，要求极为苛刻：后脚跟要微微抬起，重心在前脚掌之上，然后双臂自然摆动，胸要挺起，下颌要微微内敛；当女人碰到男人或者长者之时，头应微微下倾，不可直视，不可嬉笑、不可大笑、不可站在正前方的位置，应稍稍向右站立，不可……到最后，闵雪晴竟有些晕头转向。

大燕王妃

幸好闵雪晴穿越之前曾练过跆拳道，经常进行常规训练，甚至还跑过一万米的马拉松，闵雪晴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并按照容嬷嬷的要求去做。

当四王爷进来的时候，闵雪晴的脸上已全是汗水。他扫了她一眼，冷冰冰说道：“该去见礼了。”容嬷嬷又适时地退下了。

一柱香之后，他们一行人到了西王府燕成地的府邸。刚进王府，就听到一个声音：“四弟，你可来了，想死二哥啦！”

闵雪晴抬头望去，发现此人和燕成和眉宇有几分神似，应该是一母同胞。燕成和抱拳：“这不来看二哥了嘛。”

燕成地目光在闵雪晴身上一扫而过，笑道：“这便是幽兰公主吧。”

闵雪晴慌忙见礼，二王爷摆摆手，闵雪晴站在一旁。

“四弟来了。”这时从凳子上站起一人，笑吟吟看着燕成和，他的身材不是很高大，脸上有些冷峻之色，尤其是他的那双眼睛，目光深邃，似乎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起身的就是三王爷燕成仁，只见他微微一笑：“这不，今个府中无事，过来看看二哥，真是巧极了。”

“这是梁国的幽兰公主吗？哎哟，果真是花容月貌啊，和你那萧妃不相上下，哈哈……”燕成仁脱口而出。

此言一出，大厅里顿时没了声音，都知道萧妃是四王爷的心病，当着他的面谁都不提这个茬，更别说今个还有这么多人，上上下下几十号，并且还有闵雪晴在场。

顷刻，燕成和脸上变了颜色，嘴角动了动没说话，闷声在旁边的椅子坐下。

大厅里鸦雀无声，燕成地打圆场：“四弟啊，别生气了，妃子丢了，以后咱再找个更貌美的……”不过，燕成和的脸色阴晴不定，越来越难看。

随即，燕成和独自出了大厅。

气氛有些尴尬，只听到三王爷说：“老四果然不懂事，只是可惜了幽兰公主，竟然遭受如此待遇，真是拂了梁国一番诚意！”

二王爷在旁边帮腔：“是啊，是啊！”

闵雪晴顿时反应过来，她微微拜了万福：“多谢两位王爷挂念，四王爷那，晴儿该去看看了，晴儿告退。”

“幽兰公主请慢走。”身后是不紧不慢的送客声。

燕成和心情不顺，溜达着便到了宁妃所住之处。

宁妃看到四王爷，万般委屈：“王爷，您昨个说给臣妾做主，却怎地一去不回头，王爷，难道臣妾白白挨打了不成？”

四王爷心里烦闷，顿时脸色一沉：“你为何要对本王说谎？”

宁妃脸色一变：“王爷，臣妾怎敢欺瞒于您，我说的句句是真啊！”

“你还敢狡辩，小玉明明是被你所打，你怎地怨在他人身上？”燕成和显得极不耐烦，沉着脸没再说话，袖子一拂，出了庭院。



宁红柳顿时跌坐在凳子上，半晌没回过神来。

闵雪晴和小玉、灵儿回到静雪阁已是中午，感觉饥肠辘辘，于是招呼灵儿：“去催问一下饭可否烧好，端到屋内吃吧。”

少顷，灵儿满脸愤恨地走来。闵雪晴看她的脸色不对，这时，灵儿却抽抽嗒嗒地哭起来：“王妃，这两天来一直有件事瞒着您，现在不得不对您言明了，您千万别动怒。”

闵雪晴一愣：“你这丫头，有什么事情说出来便是，天塌了还有地接着呢，你哭什么？”

“其实这两日来您吃的都是丫鬟们的饭菜。”灵儿的声音里全是哽咽。

她继续说道：“王妃每天早上是三个碟子，有肉、蛋以及上好的点心；还有两个碗，一碗是红枣莲子羹，另外一碗是糯米小碗；还有各种什锦小菜，以及上好的饭后茶。中午的时候也是荤素搭配，总共计十个菜，晚上是十二道菜，如果王爷和您一起吃饭，再各加四个菜，其他侧妃是在此基础上减半……”

灵儿看了闵雪晴一眼：“可这两天您吃的全是青菜小粥，本想到厨房去通融一下给您加点营养，却没想到遭了厨房师父的白眼，竟然还说出‘有吃的便不错了’这样的狠话，想您也贵为梁国公主，遭受这般待遇，灵儿心里委实难过。”

闵雪晴纳闷：“这是王爷的决定吗？”

灵儿摇摇头：“听说是虞妃出的主意。”

“虞妃？”

“她是王爷的侧妃，半年前刚进王府的……”

吃罢午饭，身上全是汗水，闵雪晴眼珠一转：“灵儿，本宫乏了，想沐浴。”

灵儿惊讶地睁大眼睛：“公主，您昨日刚刚沐浴过。”闵雪晴笑道：“以后本宫每天都要洗个澡，记得准备便是。”

灵儿疑惑地看了闵雪晴一眼，没再言语和小玉出去准备了。

闵雪晴走出房间，在院子的左侧看到另外一间小屋。屋子的外侧种着许多竹子，茂密的小竹林把小房子包围起来，闵雪晴刚开始以为只是竹林，走过去才发现别有洞天，原来是个沐浴房。

推开房门进去，里边古典古色。侧柜上方挂着的檀香飘出几缕幽香，这种香气混合着屋里的水蒸气，竟有人间仙境的感觉。房子中间摆着一个巨大的木桶，差不多占据了半个房间。

闵雪晴顿时露出惊异之色。小玉解释道：“王妃，您有所不知，这桶可供两人同时沐浴，如果王爷高兴，可与您同浴。”

原来古代也热衷于洗鸳鸯浴，不过本小姐现在对你那甚王爷不感冒，闵

大燕王妃

雪晴哼了一声没再说话。

再仔细看去，大木桶底下并不是简单的木板，乃是林木中的极品，据说是紫杉木。这种木头耐水，驱虫，几十年下来不会变形。紫杉木下面是个巨大的水池，池子和后屋的厨房所连接。也就是说，当外边的火烧起来，水烧沸之后蒸汽传入到木桶之中，火保持不变，以保证大木桶之中的水温。

木桶中放着各色花瓣，红的、黄的，煞是好看，有的还发出阵阵幽香。身体浸泡在水中果然舒适，水温不冷不热，闵雪晴惬意地闭上眼睛。

燕成和从宁妃院中出来之后，便带着他的护卫汪林去野外打猎，不费吹灰之力便打得狍子一只，兔子数只，还有山鸡等物，收获颇丰。

打猎归来，已被汗浸湿了全身，他便自顾走到了竹林小屋。灵儿在后厨房看火，本是小玉守在门口服侍王妃，恰在此时内急，去了不远处的茅厕。

进得屋子后才发现烟雾缭绕，竟看到了木桶中的闵雪晴。燕成和愣住了，只见如藕般的手臂轻轻搭在木桶边沿，脸上滴落着几颗水珠，长长的睫毛似乎被打湿了，显得更加浓密，头发高高束在脑后，长长的脖颈显露出来。

四王爷似乎看呆了。他蹲下身体，手不由自主地伸过去，指尖滑过闵雪晴的肌肤。

闵雪晴在睡梦之中感到了一丝撩动，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半闭着眼睛睁开时，却看到了燕成和。于是条件反射般喊道：“非礼啊，快来人啊！”

燕成和没想到闵雪晴会突然醒来，更没有想到她会大喊大叫，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竟然也给吓了一跳，怔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小玉听到尖叫慌忙走进来，看到燕成和，又知趣地退了出去。闵雪晴眼睁睁看着小玉走了，只能惊慌失措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燕成和顿时兴致全无，又被下人看个正着，真是丢尽脸面。看到闵雪晴抵触的目光，他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转身走了。

天黑下来，屋里的蜡烛已点燃，燕成和回到房中随手拿起一本书看，闵雪晴斜眼一瞅，上边的字竟然一个都不认识。片刻，闵雪晴开了口：“王爷，今日可累啊？”

闵雪晴好言相问，言语中尽显温柔，燕成和随口回道：“下午去打猎，有些疲乏。”

“王爷您英武神骏，自然收获颇丰吧？”闵雪晴心道，先恭维你两句再说。果然，燕成和脸上松弛下来：“嗯，有些收获，但也不足挂齿。”

“王爷您真是谦虚，打猎虽看起来靠运气，没有章法，但其实却大有文章。”

燕成和一愣，闵雪晴侃侃而谈：“打猎，首先应该根据季节变化知晓猎物种类，由草木的繁茂来断定猎物出现的方位，当然细致入微观察野兽的脚印，根据脚印能找到猎物的巢穴，才是真正的高手。”

燕成和一下来了兴致，并把手中的书放在桌角上。闵雪晴心里一乐，我可是中文系高才生，看来有用武之地了。



两人便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下去，从诗词到歌赋，从历史到现代，从战争到杀戮，无所不谈。当然，曾经发生过的历史，被闵雪晴稍加改正；而现代的故事，闵雪晴则以幻想的方式谈出来，燕成和感觉到无比新奇。

不知不觉他们竟聊了一夜，当清晨霞光万丈时，闵雪晴伸了个懒腰：“有点困了。”而燕成和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早餐已经端了进来，燕成和刚准备拿起箸时，眉头微微一皱：“怎么尽是青菜和米粥？”

灵儿听得王爷问起，“扑通”跪在了地上。闵雪晴在旁却抿嘴一笑：“其实青菜小粥极好，养胃，吃了还舒坦。”

听罢，燕成和脸一红，本来这是虞妃为自己使的小伎俩，此时却被闵雪晴轻飘飘地挡了回来，他干咳两声：“从今个起，静雪阁按照王妃的标准来办。”灵儿听了大喜，并去通知容嬷嬷。